

文徵

貴陽府志
二十四

余澤卷(10-12)

貴陽府志餘編卷之十

知貴陽府事泰和周作楫夢巖輯

知貴陽府事博白朱德璉綬堂刊

文徵十

記五

嵩溥

太平河碑記

太平河者卽省垣之貫城河明楊中丞鶴題爲玉帶而今易之以名也河之爲患屢矣茲於重濬之餘復爲籌歲修計欲與斯民永賴太平之利且河自入城

西行迤邐磬折而南有橋曰太平嘉名肇錫有自來
矣按河源導於城北之壘龍山南經六廣水門達於
蘇家橋復納東西諸山麓之水合流入關地勢北高
南下水挾沙行沙泥易積河身恒苦淤塞每伏雨暴
漲水無所容輒四出爲患楊公題曰玉帶其稱名取
類意故在東流以順軌與志稱公以激楊自任諸生
時從問難索書者滿前欣然灑翰意題名之時必有
大書深刻而今邈不可復識矣

國朝康熙初佟中丞鳳彩撫黔時多火災俗謂山於
河患佟公乃濬河以禳之災尋止此與漢史所稱滅

火反風者何異越四十八年陳中丞誦諸於彭家術
謂此河入垣端委深合局法惟向背稍有參差而四
鉅思艱非一時可舉乃僅加開鑿俾之暢流以導滯
和氣按陳公之言隱而未發夫古之設險守國相陰
陽以觀流泉其經營徧布週密凡改火治水禳災受
釐皆所以陰調民瘼也丙戌春余奉

命

來撫是邦貴陽于蓮亭郡守具述河自嘉慶丁卯挑

濬後迄今二十年泥沙復堙塞非及時修濬不可且
上游之沙不有以遏之其勢將復積余深避之捐燕
以倡屬太守董其事自同官以至紳耆咸相助焉

工於道光七年仲夏越十五日藏事自北門化龍橋
至次南門六洞橋計六百八十餘丈一律䟽通復於
坐龍山以下之三台土相寶山等處建大小石壩七
座以堵浮沙城內築堤三道以禦迅流綜費金七千
九百六十有奇出納委之紳士官爲督催故其事不
勞而集今年五月二十五日河水異漲旋即消退居
民僉曰今歲之水視丁卯爲甚乃獲安全是非堤防
之明效與而且年穀屢豐疵癘不作陳公導迎和氣
之言爲不誣也雖然事不難於圖成而難於持久隨
時而預籌與補救於事後其勞佚不可同日語於是

太守請立歲修法每歲長雇挑夫二十名常時挑沙
不使稍淤每名月支銀一兩二錢董事一人督率之
年支薪水銀三十兩神竹軒方伯郎蘇門觀察偕太
守每歲共捐四百兩以爲經費是誠良法美意與民
享其利於無窮也豈直一時之保障已哉太守以碑
記請爰書其始末如此其出貲各街名並泐碑陰以
昭善舉云

桂良

尚節堂記

黔爲古羅施地自奢香通驛後華風漸啓淳樸未漓

惟介在萬山中地瘠而貧較之資富能訓談何容易
故廣輿記貞女烈婦黔不概見豈潛德幽光之未發
與抑所以振興之者無其術與我

朝

聖化涵濡凡義夫節婦有司得上其事請

旌如例黔雖邊隅僻處懷清履潔頗不乏人近今以來
勵志守貞緯楔林立更殊往昔矣惟是柏舟苦節其
得於席豐履厚者尙易乃有三黨無依煢煢待哺恐
靡他之志或者凍餒撓之此耦耕中丞所以有尙節
堂之舉也余讀其入

告之章與記事之畧周密詳審足垂久遠程伊川云失
節事大餓死事小今中丞以防兵餓死者助其守節
所以重民命者在此所以扶名教者亦在此誠足以
廣

皇仁而重厚風俗矣庚子春奉

命移節滇黔親至其地登其堂見所制度規畫與他
恤綏迥異乃知仁人之用心憂深慮遠實有大過人
者額曰尙節其斯爲名實相副乎

賀長齡

重修貴陽府學記

道光十有九年二月貴陽府學文廟大成殿燬於雷
火時余職巡撫深念致災之繇惕若省戒大懼無以
妥先聖之靈亟與在省諸紳士謀所以新之者爰率
僚屬捐廉爲倡並寓書黔人士之從宦四方者共襄
厥事一時人心翕應不數月而費已贏遂庀材鳩工
並火所未及者新之如制諸紳士詳考會典正南向
之位並仿闕里志於殿之左右各建尊經閣一而以
餘財製祭器樂器咸備甚矣黔人士之敏於事而勤
於學也考貴陽之有學始於明萬歷間其地在郡城
北門外末季爲兵燹所圯

國朝順治十八年制府趙公廷臣重建之康熙雍正
乾隆以來葺治者屢矣而舊基之改則自雍正七年
巡撫張公廣泗始今仍正南向復其舊也尊經閣亦
建始於張公創奎光閣以祀文昌而尊經遂廢今復
之且增之也夫豈徒以飾觀瞻壯宮牆美富之色也
哉古者廟與學異制廟以尊其祖學以嚴其師記云
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有學而無廟三代
以上君師道合虞夏商周之學祀舜禹湯文爲先聖
見知諸臣爲師其時養老興賢飲射讀法諸典禮皆
行於學學於斯即祭於斯無兩地也又我孔子集羣

聖之大成以師道自任三千七十人材之盛媲美唐虞而君師之統分焉漢高過魯一祀遂定萬世師表之極文翁圖像石室蓋郡縣學之權輿顧終漢之世廟未嘗出闕里也逮唐貞觀始詔天下皆立原廟於是俎豆徧海內承學之士得以揖讓進退於其間涵育薰陶使之白化嗣乃廟與學分祀則於廟而肄業專於學稽之宋制士必在學三百日乃聽預秋賦自第子員漸增漸萃庠序不足以容而書院興矣書院盛而學校爲宮著矣乃至宮牆之內春秋兩祀猶得薦幣陳牲近聖人之座餘則守土者月至焉士子入

學之始一行無失其賢者以時灑掃而絃誦罕聞焉
蓋積漸之勢然也夫以神道事之則尊而不親以師
道事之則敬而兼愛今者尊經閣之建毋亦冀入斯
廟者論其書論其世雖相去數千載猶執經請業於
一室而毋徒鐘鼓聲容登降拜跪之爲觀美乎若然
則古昔勸學親師之遺意猶可得而尋也多士其壹
意向學而反求諸心每一瞻仰則內省厥躬可質神
明否也卽不必入廟而此心之翼翼者常如師保之
我臨也每一披吟則默證所學於書有合否也卽不
必執卷而此之心惺惺者亦如古人之我詔也由是

日有孜孜持之以敬策之以勤要之以無倦以庶幾
無負聖人之教與

累朝長育甄陶之化是則區區所厚倖而亦多士所以勉
副諸君子重新之雅意也乎余非知學者而於多士
有師師之責觀廟事之成不敢不以正告故爲述廟
與學分合之所自僉及讀書存心之大指而亦未能
詳也然循是而致力則庶乎其不遠矣多士念之哉
工始於道光十九年六月十九日藏事於二十年二
月初四日土之工若干石之工若干木之工若干繪
畫之工若干共用銀若干督工者某某繪畫者某若

干某若干例得備書

及幼堂記

育嬰有堂矣曷有及幼也曰離乎襁褓而未及乎成人也襁褓則一任之人矣成人則自任之矣今也既不一任之人而又不能自任則父母任之矣乃或雖有父母亦力不克任甚或鉏其父母而無之而父母斯民者又漠焉而不爲之所則將誰任哉此及幼堂所由建也不曰慈幼而曰及幼何也曰猶之吾子也愛子者非徒養之而已必將爲終身之計焉而此一

時也知識日已開嗜欲日已萌是天人之交也是成

敗之關也或授之讀焉將俾之識字也或習之藝焉將俾之食力也此堂中所以有教習也或曰教習之設慮其閒而生事耳慮其一無事事異日無以資生耳庸必如愛子者期望之厚哉然而屠狗牧豕之流鬻舂販繒之輩古今英雄豪傑何必不自茲途出也所慮者先絕其命耳卽不遽絕無以資之則亦終爲乞丐竊盜之歸耳吾亦承天之意而續之而資之已耳餘則聽其自爲謀焉父母猶不能保其子而能必之他人之子哉限以十七歲出堂何也曰勢有所窮也前者不出繼者不來也然而吾猶望來者之善繼

之也故述建堂之意以驗之其詳則見於薊園觀察
章程中不贅

景謙

臬署西園記

余於道光壬午秉臬來黔攷廳署爲順治十六年使
者王鏌改建屋宇碁布裝架峻嚴西偏有園園中鑿
池臨水置閣其東如岑樓者曰雲霞翠軒諸景隆然
上浮旁曰夢草亭曰意園率皆曲徑紆流有雲烟晃
漾之觀惜摧墮不可容膝將奮然起而治之客曰子
於堂皇賓館庋閣侈勿治而獨潤荒餘何也余曰子

不見禽魚枿木環廬而呈大都皆生於斯而所望居
此者之有以設施而始克遂其樂者此園之大較也
今夫豪華家非不致力於山莊水榭然娒娒然祇自
取其適而於物無與也故彼蒼亦濫予而無所靳斯
之有園也匪私而官園之有我也匪舊而新天若曰
知此意者可語斯園然則鄭重愛惜安知非天之爲
園計而有意於吾耶且嘗讀易曰賁于邱園束帛箋
箋吝終吉輔嗣釋云施飾於物其道害也施飾邱園
吉莫大焉是則謀之不可不善也信夫然而恃智力
者必大更張務簡易者則求瑣屑吾皆無取吾以法